

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模式探索

——基于商业银行的视角

◎吴敏 郭新元 林群 陈捷 曹凯强 黄超 徐丹洋

摘要: 基于共同富裕理论研究, 结合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富裕程度的现实差异, 本文认为金融推动共同富裕应根据当地资源禀赋“一地一策”。可从 GDP 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维度概要勾勒当前经济社会“地强民富”“地弱民富”“地弱民贫”“地强民贫”的四种形态, 进而探讨商业银行推动共同富裕最具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四种模式。同时, 针对四种模式构建相应的商业银行评价体系, 便于政府、监管机构、社会公众针对商业银行的公益行为给予正向反馈, 从而形成全社会推动金融向善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共同富裕; 商业银行; 四种模式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 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为促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社会总财富不断积累的同时, 区域、城乡、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习总书记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金融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很多, 内容庞杂、涉及面广, 是一项巨大的系统性工程。近年来, 商业银行在支持乡村振兴、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以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但共性举措多、个性化方法少。商业银行从传统思维模式中走出来, 立足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特点, 在借鉴同业优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打造“一地一策”的独特模式, 探寻金融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

一、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

(一) 关于共同富裕内涵的研究

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设想了物资充沛、财产公有、人人劳动、集体消费的未来理想社会, 展现了初步的共同富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 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层面阐述了消灭私有制、解放生产力,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形成了以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集体致富等为特征的共同富裕道路。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 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并提出了分阶段的实践指引。现有研究提出, 共同富裕是国强民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 将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刘培林、钱滔、黄先海、董雪兵, 2021)。原生财富应能满足全体成员人均需要, 同时全体成员掌握的次生财富达到一定数量水平(陈弼文, 2021)。

作者简介: 吴敏,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浙江省银行业协会会长; 郭新元,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办公室主任; 林群,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办公室主任; 陈捷、曹凯强、黄超、徐丹洋,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办公室经理。

（二）关于金融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研究

西方古典经济理论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土地、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强调资本在生产要素当中的重要作用。国民收入决定论指出，社会经济增长率由储蓄率、资本积累、投资效率与资本生产率等要素共同决定，而金融发展是决定性因素。因此，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积极作用于资本积累和资本效率，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推动作用。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在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金融的作用主要为促进企业和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从而提高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提升经济增长率，进而论证金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薛阳，2018）。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将金融视为一种稀缺资源，兼具一般和特殊资源属性。其中，特殊资源属性指金融资源可通过自身资源配置进而配置包括社会、土地等在内的其他一切资源（白钦先，2003），使得金融发展程度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效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国家要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关于金融推动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研究

现有研究认为，金融支持共同富裕要对应三次分配的不同模式，分别与高质量发展、财政政策和公司治理形成合力，牢牢守住金融风险底线。初次分配与高质量发展协同方面，聚焦增加社会财富，从根本上把“蛋糕做大”。要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肖宇、汪溢博，2022），同时借助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资金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张明、刘瑶，2022）。二次分配与财政政策协同方面，要强化银政合作，引导资本参与公共服务建设（何德旭、王学凯，2022），加快个人信用体系、支付网络的建设（贾磊，2022；成依阳，2022）。三次分配与社会治理协同方面，主要依靠全社会力量，在自愿原则上推动共同富裕。可建立共同富裕基金和慈善信托，助力慈善资金保值增值（陶传进等，2022），搭建募捐平台将各类客户引流至慈善机构（郑亚莉、姚星桓，2022）。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助力共同富裕方面，要强化金融监管，加快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系统性预警（张明、

刘瑶，2021）；强化金融乱象治理，持续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肖宇、汪溢博，2022）；提升社会基本面抗风险能力，完善保险机制，增加社会“兜底”保障（杨金正、张宸铭，2022）。

现有研究主要探讨共性举措，针对差异化模式的研究相对匮乏，且尚未构建商业银行推动共同富裕的科学评价体系，社会、政府、监管部门无法进行有效反馈和正向引导。本文的研究逻辑与创新之处在于，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分析商业银行实践案例，提炼借鉴意义高、操作性强、易复制推广的业务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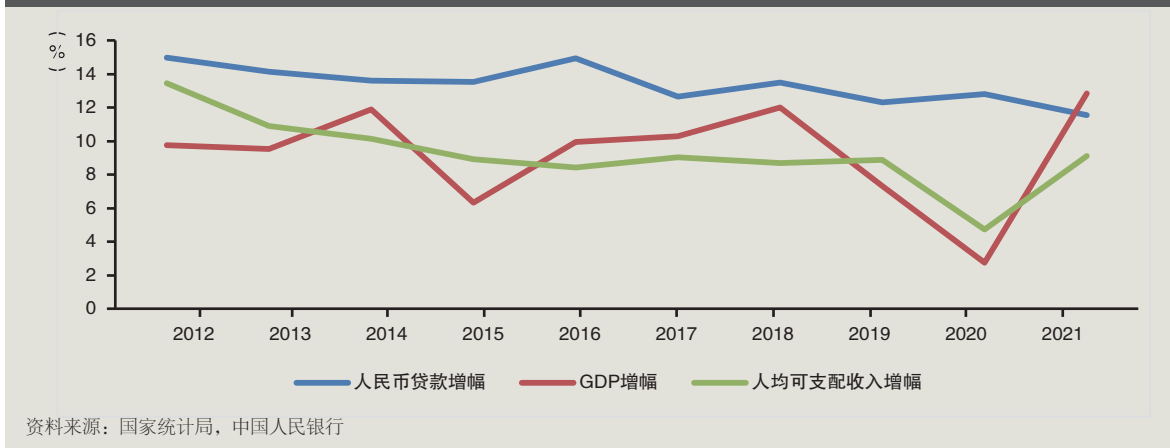
二、金融推动共同富裕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为元年，收集公开信息对政策性、国有、股份制、城市商业银行及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含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助力共同富裕的举措进行统计。200个典型案例中，协同一次分配案例数144个，占比72%，说明信贷融资支持等传统方式仍是银行助力共富的最主要手段。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与二、三次分配协同比例为28%，说明二、三次分配无法独立于第一次分配之外，金融机构合理介入能够活跃市场，发挥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通过统计分析，本文总结以下各次分配形式中金融机构的典型做法。

（一）聚焦初次分配，加大信贷供给，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从银行业助力初次分配的整体情况来看，截至2021年年末，银行业总资产规模达344.76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合计192.69万亿元，分别较2020年增长7.8%和11.6%；其中涉农贷款余额43.21万亿元，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9.23万亿，授信户数超过4400万户，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发挥重要作用。具体而言，银行业在支持国家战略方面，积极提供中长期贷款、银团贷款、产业基金等货币信贷供给；在服务“三农”方面，保持农业信贷总量增加，稳步提升涉农贷款比例；在服务普惠小微方面，加强对市场主体支持力度，扩大普惠金融覆盖范围。2012—2021年，我国银行业贷款总量由62.99万亿元增长至192.69万亿

图1 2012—2021年我国银行业贷款与GDP总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对比



元，10年年均增速达13.1%，与名义GDP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基本匹配。

（二）聚焦二次分配，协同财政政策，助力提高财政转移支付效率

近年来，国有G银行通过加强金融科技研发投入，持续完善个人信用体系、支付网络、消费金融平台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提高税收、社保等转移支付的精确度和普惠性，助力增加居民收入，提升民生福祉。G银行积极推动地方财政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改革，代理业务覆盖范围及规模同业领先。同时，于同业首家推出社保综合服务平台“E社保”，实现全国省份服务全覆盖，不断完善社保支付体系建设。在市场上率先推出“数字乡村”综合服务平台，助力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覆盖全国31个省份、260个地市，与770家区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达成信息化合作，获评农业农村部“2021数字农业农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优秀项目”。

（三）聚焦三次分配，协同社会治理，助力开创共同富裕新局面

2018年6月，国有Z银行运用“互联网+”思维，发起设立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ZY公益平台。截至目前，已有157家公募组织及非公募组织入驻该平台，覆盖全国27个省级行政区，先后发布扶贫济困、助学助老、大病救助等各类募捐活动383起，累计筹集善款8300余万元，发动近76万人次参与，直接捐赠人次超过74.7万。ZY公益平台依托渠道资源，持

续扩大惠民服务半径。线下利用遍布全国各省份的物理网点和客户资源，开展“深爱中、善随行”系列主题公益活动。线上将平台接入手机银行App“微银行”服务菜单，已成功入驻15家机构，上线115个项目，募集资金近310万元。同时，推动公益慈善项目捐赠与个人信用卡积分融合，使消费积分转化为平台公益筹款金额，为客户提供参与慈善捐赠新渠道。

三、商业银行助力共同富裕的模式探索

从金融角度看，推动共同富裕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概括提炼金融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模式，本研究选取以上两个指标的近三年平均值，反映当前全国各省（港、澳、台地区暂不体现）在共同富裕程度上的四种形态（见图2）。

尽管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富裕程度千差万别，但基本可分为四类（见图3）。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探究商业银行助力共同富裕的定量测度。

（一）“地强民富”地区：金融助力产业转移与三次分配

以长三角、广东为代表的“地强民富”地区属于典型的“先富”区域。该地区的主要形态在于通过产业和技术转移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打造慈善公益平台等举措提高中西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发挥“先富带动后富”作用。商业银行的助力模式

图2 全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同富裕形态分析散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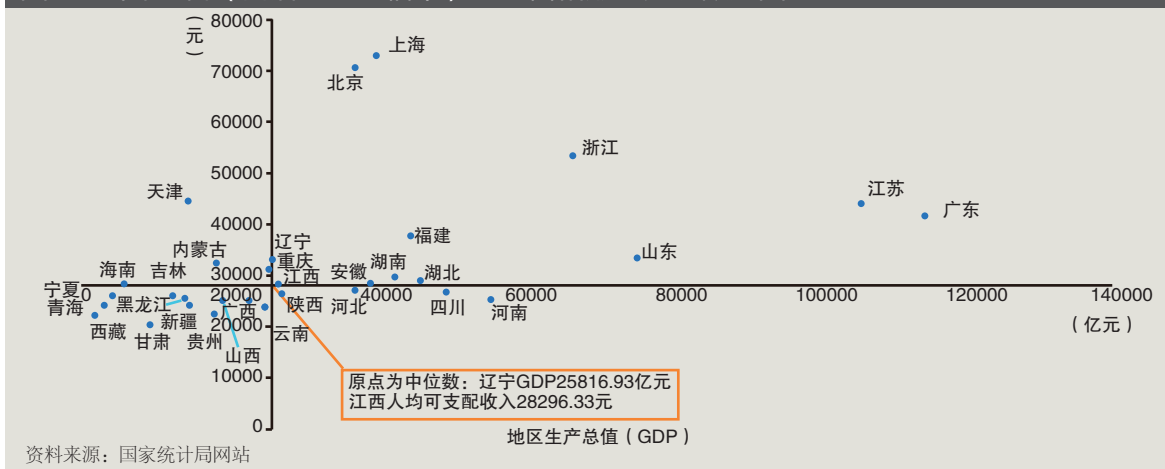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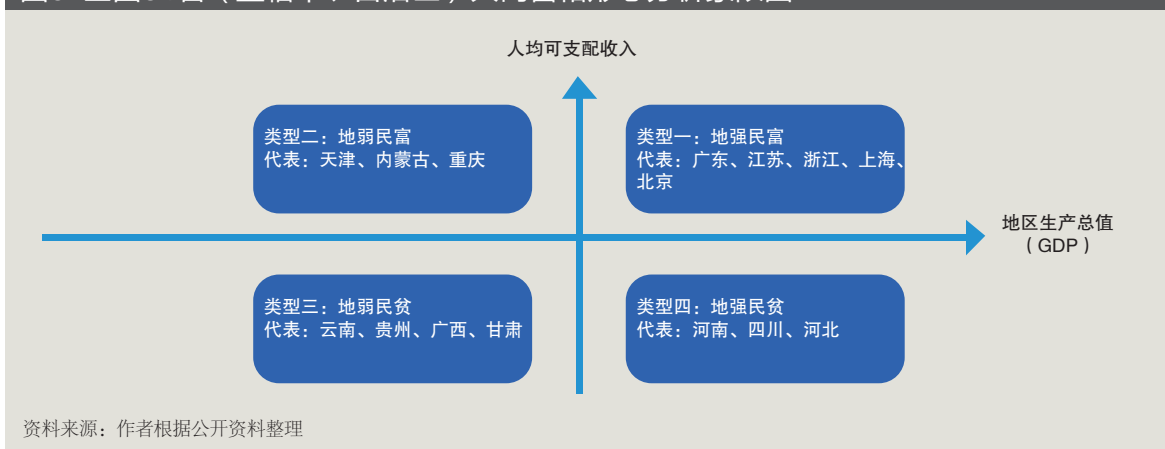


图3 全国31省（直辖市、自治区）共同富裕形态分析象限图



应聚焦于推动产业转移和促进第三次分配方面。

1. 搭建撮合平台，支持“飞地经济”

依托“地强民富”地区产业结构优化需求旺盛、股权投资融资市场较为发达的优势，商业银行可联动市场化投资机构、优质企业客户与“飞入地”（欠发达地区）政府招商引资部门，共同搭建“连连看”撮合平台。通过定期举办项目对接会、金融产品推介会等，增强政银企的信息沟通与交流，推动“飞出地”发展项目转移到承接区域（即“飞入地”）。商业银行则为“飞出地”企业提供信贷资源，同时配套一系列的综合金融服务。

2. 调动各方资源，提供多元融资

飞地项目大多处于建设投产初期，稳定的收入和现金流匮乏，较难符合商业银行贷款准入条件。“地强民富”地区商业银行可建立直接融资渠道，帮助企业用好信贷、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达到

分担风险、降低利率成本的目的。如Z银行在搭建“连连看”撮合平台的基础上，联动集团综合经营公司、市场化投资机构、高端私行客户等，初步形成“母行贷、子公司投”“表内贷、表外投”“我来贷、他来投”三种模式，仅半年时间开展14场创投路演活动，吸引50家企业及数十家投资机构参与。

3. 强化协同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地强民富”地区整体富裕，但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山区、农村、城郊地区。针对区域内先发达地区，商业银行应做好助力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力度，全力扶持小微企业，推进特色产业发展等。如浙江Y银行在农村设立金融服务点，为村民普及金融知识、反电信诈骗知识和提供专属金融服务，并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协助建立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

4. 打造公益平台，汇聚慈善力量

商业银行应以“金融+公益+互联网”思维，探索互联网公益与银行金融业态的融合发展。通过搭建慈善公益平台，给客户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提供信息，并引流到慈善机构，充分发挥“金融+慈善”的最大效用。如A银行将公益平台接入手机银行中，同时引入慈善机构组织发布募捐活动，引导客户捐赠。在赋能慈善组织方面，为慈善组织开展资产保值增值培训，提供资产管理咨询服务。

5. 创新公益产品，提高财富价值

在“共同富裕”国策引导下，发达地区的企业家从单纯关注财富增值逐渐向提升财富社会价值转变，即践行社会责任，提升财富价值。商业银行应深入践行“财富价值管理”理念，创新研发爱心公益系列慈善产品，推动设立慈善基金或慈善信托，积极打造“银行—爱心客户—政府—公益机构”链式金融公益生态圈。例如，Z银行针对企业家和私行客户推出爱心公益理财产品，产品的超额收益将用于山区“乡村儿童书益站”建设，助力欠发达地区的教育事业。

（二）“地弱民富”地区：金融助力区域协同与消费提质

以重庆、内蒙古、天津等为代表的“地弱民富”地区，经济水平有待提升，但偏低的经济总量与偏小的人口规模达到了相对平衡，该地区居民的富裕程度仍保持较高水平。因此，该地区主要功能在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推动经济与人口实现更高水平均衡。商业银行的助力模式应聚焦于服务区域合作和消费扩容。

1. 推进区域协同，强化发展合力

该地区毗邻的省（直辖市、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叠加“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等战略引导，能与周边区域优势互补、良性互动。一方面，商业银行可开展银银合作，为区域内重点领域提供融资支持。例如，重庆Q银行运用成渝经济圈区位优势，与成都D银行就共同服务地区经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展两地银行双向现金代理合作，目前已组团为区域主体提供了超30亿元的债券融资。另一方面，可充分运用综合经营能力，通过内部协作提供持续性的金融支持。例如，B银行重庆分行积极深化与四川分行的高层互访和联动

签约，签署共同行动纲领，目前已为某重大科技建设项目提供多项金融服务。

2. 放大区位优势，助力产业承接

该地区自然生态和历史人文资源丰富，可围绕旅游、农业等特色优势，高质量承接周边地区产业转移。例如，某草原旅游项目构建了多方配合、线上线下融合的经营模式，一方面，引进投资公司开发旅游设施、高端住宿，配套基础服务、平价餐饮民宿则由当地村镇承接，另一方面，开发“云”智能农业，为周边区域游客提供线上农业服务，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应提高银企对接效率，主动了解项目方投资计划、进度和资金需求，提供优惠支持政策。例如，Z银行为该项目提供2.5亿元的信贷支持，同时独家发行主题信用卡，融合休闲旅游、购物优惠等专属服务，为客户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

3. 促进消费扩容，加速经济发展

该地区居民富裕程度相对较高，具备深挖内需、扩大消费的基础和条件，地区政府均将消费扩容作为引领增长的重要引擎。商业银行应紧跟消费场景建设，通过信贷支持、产品创新、减费让利等方式，从市场主体“减担子”、为民生消费“增动力”两方面助力消费扩容。市场主体端，如重庆S银行制定了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费用减免政策，降低8大板块20项手续费，累计让利超过1.3亿元。民生消费端，如天津A银行仅一个季度发放用于购物、家装、旅游等方面的信用贷款额度5亿元，有效满足了民众需求。

（三）“地弱民贫”地区：金融助力当地优势特色产业

以云南、贵州、甘肃、广西为代表的“地弱民贫”地区，属于欠发达的“后富”区域。该地区的主要功能在于坚持产业兴省富民，改善营商环境，做大共富“蛋糕”，同时依托三次分配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商业银行的助力模式应聚焦于加大金融要素供给，优化金融生态，提高普惠型、保障型金融服务水平等。

1. 融入地区规划，提升发展能级

为积极推动“地弱民贫”地区工业和城镇化进程，商业银行应全力支持当地现代综合交通、水利基础设施等民生领域建设，响应电力、能源等传统产业升级，以及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融资需求，与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例如，Z银行通过与省政府及省内多个地市、重点区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21年为339个亿元以上重点项目新增贷款支持达1058.85亿元，有力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2. 依托比较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该地区内部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不同潜力巨大。商业银行可聚焦区域特色，围绕绿色金融、乡村振兴等，助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建设。例如，Z银行为某地山区26县专项推出助力乡村振兴行动方案，坚持“一县一业”“一县一策”，同时研发“乡村振兴主题卡”等创新产品，促进支付结算从服务居民生活向农业生产、农村生态有效延伸，推动“政务+金融”农村政务智慧化系统场景建设。

3. 落实“六稳”“六保”，激发主体活力

中小微企业是吸纳社会就业的主力军，是稳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主渠道，商业银行应着力构建“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创新创业，增强一次分配的实力。例如，Z银行大力推进普惠线上产品先行先试，2021年年末普惠贷款余额达1154.69亿元，较年初提升51.49%，增速居当地四大行首位，有效提升中小微企业信贷资源可获得性。

4. 拓宽服务渠道，增进民生福祉

民生领域是促进共富的关键一环，商业银行应不断优化并完善老年人、农民工、大学生等特定群体的基础性、保障性金融服务，积极探索养老、教育、医疗、出行等民生场景项目建设，通过支付结算、资金监管、慈善信托等为第三次分配提供支持。例如，Z银行以“教育、银发、运动、养老”四大场景建设为重点，助力增强当地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地强民贫”地区：金融助力产业升级与民营经济

以河南、四川、湖北为代表的“地强民贫”地区，属于中国中部及以西地区，煤电能源、粮油食品、物流运输等基础性产业较为发达，国有经济实力雄厚，民营经济相对薄弱。商业银行的助力模式应聚焦于助力当地产业升级转型、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畅通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和促进第一次分配方面。

1. 加强创新驱动，赋能动能转换

该地区政府提出要加快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先进制造业主导、现代服务业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商业银行可以结合科技金融、绿色金融、供应链金融等自身发展策略，发挥行业投向指引的引导作用。例如，Z银行围绕科技型企业特征，采取“全生命周期覆盖+增值服务”的服务策略，打造以“入门级产品+成长型产品+培育型产品”的全产品服务体系，有效助力科技企业发展，为当地制造业“强基补链”。

2. 壮大民营经济，激发市场活力

民营企业在稳增长、促创新、增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民营经济本质上是富民经济，与国有经济相互呼应、共生共荣。商业银行应出台细化措施，支持民企发行债券、并购重组、优化授信、完善担保等。如B银行主动提高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考核权重，建立民营企业白名单，支持民营龙头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和PPP项目。又如Z银行采取独立的授信审批流程和模式，解决了一批拥有核心技术、市场前景好的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3. 聚焦小微主体，做大普惠金融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各地政府均将发展普惠金融、增加就业摆在突出位置，普惠金融业务迎来新一轮战略机遇期。商业银行可以“小微企业贷款”为核心，开辟市场空间、重构业务模式。例如，Z银行落实“双保”要求推出“惠如愿”普惠金融行动计划，以“惠至千岗、惠达万家”为目标，通过提供授信融资、就业供需撮合等服务，有效加强对生产制造、餐饮住宿、民生消费等小微客户的金融服务与支持，已初步形成普惠产品体系效应。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金融支持共同富裕要对应三次分配的不同模式，分别与高质量发展、财政政策和治理形成合力。同时，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共同富裕提供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

第二,不同区域的经济水平与居民富裕程度差异较大,三种分配方式所发挥的作用也各有侧重,金融推动共同富裕的模式不应“千人一面”,而应根据当地资源禀赋“一地一策”,以便工作举措更加有的放矢、精准高效。

第三,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富裕程度千差万别,若以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维度考量,则全国各地共同富裕程度大致可分为“地强民富”“地弱民富”“地弱民贫”“地强民贫”四种类型。

第四,金融推动共同富裕应根据四种地域特征,构建差异化助力模式:“地强民富”地区的金融机构应着重助力产业转移与三次分配;“地弱民富”地区的金融机构以助力区域协同与消费扩容为重点;“地弱民贫”地区金融机构应在特色产业培育与民生富裕方面双管齐下;“地强民贫”地区金融机构更偏重产业升级与民营经济发展。

(二) 相关建议

第一,建议政府每年定期评选商业银行助力共同富裕的优秀标杆,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积极营造“金融向善”的良好氛围。同时,对于助力共同富裕表现突出的机构,在行政事业存款招投标、地方债额度、重点资格账户等领域给予一定倾斜,解决金融机构追求商业可持续性与践行共同富裕道路之间的矛盾,正向激励商业银行加大资源投入和创新力度,全力支持共同富裕。

第二,建议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在支持共同富裕领域的创新探索进行指导,并适当给予政策支持。特别是在支持小微企业、助力乡村振兴、促进个人消费等领域,为商业银行授权放权、简化手续、优化流程提供政策依据。同时,参考本研究四种模式,对商业银行支持共同富裕的工作成效进行赋分,其结果将成为商业银行年度考核评比的重要参数。

第三,建议商业银行将贯彻落实共同富裕政策纳入整体发展战略与顶层设计中,在此基础上形成原则、思路和整体框架。同时,将助力三次分配的经营举措与现有发展战略进行配套协同,区分宏观战略与微观举措。在此基础上,提出支持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的预期目标、考核办法,明确责任主体与

时间线,进一步增强工作举措的指向性与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 [1] 白钦先.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理论研究的逻辑[J].华南金融研究,2003(3):1-6
- [2] 陈弼文.共同富裕的内涵再思考及其货币政策环境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D].浙江大学,2021
- [3] 成依阳.数字经济驱动共同富裕的机制路径研究[J/OL].经营与管理.1-13[2022-09-30].DOI:10.16517/j.cnki.cn12-1034/f.20220207.001
- [4] 何德旭、王学凯.金融如何助力共同富裕[J].财经智库,2022(7-1):5-20
- [5] 贾磊.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现实挑战和实践路径[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1-8
- [6] 梁春晓、陶传进、刘志国、尹冬华、刘忠祥、缪力、张越、杨光、王虎、陈功.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助力促进共同富裕[J].国际金融,2022(2):26-33
- [7]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董雪兵.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8):117-127
- [8] 陆岷峰.共同富裕政策背景下金融的历史使命与着力点选择[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2(1):1-8
- [9] 《求是》编辑部.新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擘画[J].求是,2021(20):9-16
- [10]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11] 威廉·配第.赋税论[G].配第经济著作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12] 肖宇、汪溢博.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和路径选择[J].农村金融研究,2022(1):35-41
- [13] 杨金正、张宸铭.金融助力实现共同富裕路径探析[J].西部财会,2022(5):45-48
- [14] 殷兴山.深化金融改革创新 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J].浙江金融,2022(1):6-10
- [15] 张明、刘瑶.金融三方面助力实现共同富裕[J].中国金融,2021(17):32-34
- [16] 郑亚莉、姚星垣.金融发展支持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和路径选择[J].浙江金融,2022(1):10-15

(责任编辑:冯天真)